

山外見大海

长江三峡位于中国重庆市和湖北省境内的长江干流上，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192公里，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除了著名的长江三峡外，全国各地多条河流上都有名为三峡的景点。渝宜高速横贯长江三峡，是数百万库区人民的致富路、幸福路……

陈光登 韩晋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外是大海

韓晉容
陳光登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外是大海 / 陈光登, 韩晋容著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0

ISBN 978-7-02-008294-0

I . ①山 … II . ①陈 … ②韩 …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2269 号

责任编辑 : 魏新民

责任印制 : 董文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 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90 千字 开本 710×1010 毫米 1/16 印张 32 插页 3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294-0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 01065233595

序

FREFACE

巴山故国、渝州新府，扼中国西南之要塞。西接四川，东临湖北，北临陕西，南达贵黔。崇山峻岭、山路崎岖，古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为了解决这“蜀道之难”，重庆自1994年建成了解放后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后，就始终没有停止过交通发展的努力。特别是重庆直辖以来，年轻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拟定了“五年变样，八年变畅”的交通发展规划。10年来，直辖市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交通建设的发展，绘制了“二环八射”2000公里、“打通出海通道，连接临近省区”的宏伟蓝图，一场世纪之交的交通建设大会战以凌厉之势席卷巴渝大地。从1999年底以来，一条穿越三峡库区腹地的“黄金大通道”——渝宜高速公路万梁、梁长段率先开工，云万、奉云和巫奉段也相继吹响了集结号，10万筑路大军身负使命，背井离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会聚重庆东部地区，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建设高潮。

有人曾这样评价说：“如果说青藏铁路是挑战了世界屋脊的恶劣气候，是中国的第一铁路，那么渝宜高速则是在挑战三峡库区复杂的自然环境，是典型的山区高速公路。”

重庆高速集团渝东分公司人这样总结道：“在库区修高速路，不是在建路，而是在开山凿洞，遇水搭桥，是用心血和汗水来浇筑一条景观长廊”。

渝东分公司和其它高速路建设公司一样，在直辖市这片热土上，轰轰烈烈地掀起波澜壮阔的建设高潮。在过去的这十年间，渝东分公司先后担负了梁长、万梁、万开、云万、奉云、巫奉6个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管理任务，

项目总里程长419.5公里，概算总投资300多亿元，共有大中桥梁达420多座，隧道100座，超过3公里长的特长隧道26座。桥隧比例均达到60%以上。地质条件差，技术含量高。这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施工难度罕见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之一。也是重庆高速公路建设集团系统中建设里程最长、施工难度最大、投资量最多的庞大工程。

《山外是大海》就是一部反映高速公路建设艰辛历程的长篇小说。这部书作者以饱满的激情，多角度地展现了重庆公路建设——特别是三峡库区六十年公路交通从无到有、从无等级到低等级、从低等级到高等级，直至今日优质高速路遍布全市各地的发展历程。本书以丰富的笔触，记录了从项目资金筹措，工程招投标管理，项目指挥部的运作，征地拆迁，施工建设，科技创新等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困苦。塑造了以“冯路强”为代表的建设者们坚持科学决策、勇于拼搏进取、甘愿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群有血有肉、可歌可泣、可敬可爱的建设者人物群像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作者还重点抓住了渝东群山中复杂地质条件下施工的特点，大力描述，深刻反映，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万岭千山中悬崖峭壁、沟壑纵横，各路建设大军战塌方、治滑坡、架长桥、凿隧道、轰轰烈烈的场景。文中还记叙了民国场大滑坡的“一场军民抢险大营救”，写得惊心动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路地情深，军民血浓于水的关系。突出表现了筑路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展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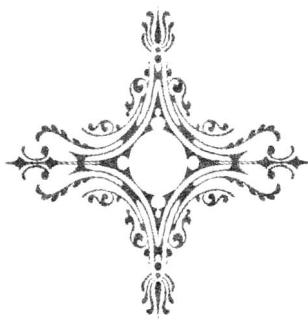
《山外是大海》记录的先进人物是高速公路建设者们的优秀代表，更是浩荡筑路大军的缩影。在渝宜高速公路上的每一寸路面，每一块砖石，每一座桥梁，每一座隧道里，都留下了建设者们无形的丰碑。莽莽渝东群山，渝宜高速织彩带；座座桥梁隧道，一条大道通万家。当然，更通江汉，更通大海，通江达海，壮阔无比。可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渝宜路都是重庆直辖市高速公路建设史册上的巨制鸿篇啊！

邓家江
九月廿四



Shanwaishidai

写在开篇前的故事



写在开篇前的故事





目录 CONTENTS

序

写在开篇前的故事 1

第一部

第一章	马路局长	25
第二章	我的罗曼史	34
第三章	老马路的新岗位	38
第四章	“砍了树子免得老鸹叫”	42
第五章	五虎将上任	47
第六章	我流泪了	53
第七章	委屈	67
第八章	满意的媳妇	74
第九章	三个获奖者	80
第十章	被亮“黄牌”的英雄队伍	86
第十一章	路地情深	95
第十二章	天下父母心	101
第十三章	监理的故事	105
第十四章	山中玉人	114
第十五章	没有新郎的婚礼	119

第十六章	女新郎	127
第十七章	空空的新房	130
第十八章	第一部结尾	136

第二部

第一章	欢乐之夜	142
第二章	堂前教子	151
第三章	南国之行	158
第四章	开标前后	166
第五章	三峡人盼路	172
第六章	一棵特殊的脐橙树	181
第七章	女儿坟	187
第八章	善意的谎言	193
第九章	村官万岁	200
第十章	红果镇的难题	207
第十一章	夫妻情深	213
第十二章	同一时刻	220
第十三章	为了孩子们	231
第十四章	又一次被抛脑后	239
第十五章	一场大营救	245
第十六章	梦中恶狼	253
第十七章	围攻	258
第十八章	马县长拉家常	265
第十九章	圆满的答卷	274
第二十章	第二部结尾	284

第三部

第一章	鏖战龙门峡	288
第二章	在途中	298

第三章	现 场 会	307
第四章	水 荒	314
第五章	摩天岭下	321
第六章	夜宿项目部	330
第七章	远方飞来的爱情鸟	338
第八章	泉溪壮歌	343
第九章	艳青要回家	350
第十章	他们的爱情在远方	359
第十一章	三个月不洗澡的人	368
第十二章	艳青不知何处去	377
第十三章	工地·女人·孩子	380
第十四章	我们都不要再苦自己了	391
第十五章	风雨峡江路	398
第十六章	摩天岭下战洪水	406
第十七章	韩亮的心结	412
第十八章	工地女人的情怀	415
第十九章	危急时刻	423
第二十章	产房里传出的惨叫声	431
第二十一章	韩亮的担忧	438
第二十二章	冯总你在哪里呀	443
第二十三章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52
第二十四章	有惊无险	456
第二十五章	我家有了三马路	462
第二十六章	大结局 难忘二〇〇八	466
结 尾		497
后 记		504

妈妈，山那边是么哩。

是山。

山那边的山那边是么哩。

是山。

山那边的山那边的山那边是么哩。

还是山

百个山那边千个山那边，没有山那边了是么哩。

是天边。

天边么哩样。

有五根大石柱顶着天。

妈妈去看过。

没有。

没去看过为么哩晓得。

外婆说的。

外婆去看过。

没有。

外婆为么哩晓得。

外婆的外婆说的……

关于“天边”的传说，我的家乡天盆堡的孩子一代一代都这么问，一代一代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都这么回答。据说自从有了天盆堡就有了这个传说，几百年来，个个听了信以为真，从来没有一个人表示过怀疑，更没有一个人产生过想去看看“天边”到底么哩样的念头。只有我爸是个例外，前面那番母子对话就是我爸和我奶奶的对话。我奶奶当时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媳妇，我爸是个刚满五岁的儿伢子。听了天边的传说后，我爸当即就说他长大后要翻过所有的“山那边”，去看看天边到底么哩样，还说要顺着大石柱爬到天上去耍一盘，吓得我奶奶脸都白了，连忙捂住他的嘴，制止道，娃儿莫乱说，得罪了天老爷是要遭雷打的。

长江三峡，举世闻名。有峡必有山，无山不成峡。三峡的雄、奇、秀、美是万丛青山堆出来的。三峡方圆数百里，那山之大，山之多，就像无边无际的大海刮起十八级台风卷起的巨浪，一浪赶着一浪，浪峰直击云天。



山外大山

Shanwai shidai

写在开篇前的故事

我的家乡天盆堡，就坐落在这万顷“波涛”的包围之中。它被四面的悬崖绝壁紧紧围绕着，扁圆扁圆的，像一只大盆仰天躺在那里，里面装着丘陵、河流、小溪、农田、果园，还有三百多户人家。人们辈辈代代面对的就是这些猿猱愁攀援，苍鹰难飞过的巉岩峭壁。人们要想走出“盆”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天盆堡的乡亲们祖祖辈辈看见的就只有“盆”那么大个天，对于山外的世界，人们只能凭借想象，寄托美好的愿望。

身居万丛青山深处的天盆堡，是个封闭而独立生存的小社会。一段传说成了它数百年生生不息的最好的注脚。相传大明朝末年，一群男女为躲战乱逃进这万山丛中。一天，被追兵追得慌不择路的人们，钻进了一个山脚下的山洞并顺着洞壁穿到了山的另一头。人们仰面一看，这是一处四面被悬崖绝壁箍死了的大山窝，再无路可逃了。正在人们绝望之时，洞内传来轰隆隆的吼声，吼声过后紧接着哗的一阵巨响，一股洪流从洞口中冲出，原来是山外的纳吉河突然改道，封住了洞口。追兵失去了方向，逃难人得救了。古老的纳吉河水从西边的山洞里流出，又从东边的山洞钻了出去，这就有了我的家乡天盆堡。纳吉河水堵住山洞救了人们的命，可它也堵死了出口，使天盆堡人从此与世隔绝，人们以柳条“插占为业”，男耕女织，后来一姓巫的人熬出了“巫盐”，姓陶的人炼出了“陶铁”，姓朱的人造出了“朱纸”，姓雷的人制出了“雷笔”、“雷墨”……

我爸小小年纪就心存疑义，成天把要去看“天边”到底么哩样的话挂在嘴边，逢人便说，自然引来堡里人的非议甚至直呼他为“壳子客”，（吹牛的人）了。对于我爸这种“不成器”的表现，堡里人是这样解释的，说这儿伢子是放天炮生的，孽障。这事还得从一九三〇年冬天说起，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天上突然传来三声巨响，落雪天打雷，这是个什么兆头，堡里人众说纷纭。老人们说这不是打雷是放天炮，上天要放真龙天子下凡投胎，要改朝换代了。说来也巧，就在这时，村东半山上一破草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冯姓人家的女人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我爸。因为是放天炮生的，堡里的私塾先生就认定我爸将来必有大出息，于是给他取名天赐，意思是老天赐给我们冯家的。我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看法竟和堡里人如此大相径庭的原因，但他的话我爱听。

一晃十余年过去了，我爸满了十六岁。这年春天，我爸带着他的小伙伴成子和牛儿上山砍来很多楠竹，将它们捆扎成一架一架的长梯，从北边天

盆山脚一级一级地搭上山顶，造出了第一条翻越天盆山的“天梯”之路。两个月后，一个天气晴好的早晨，不知是谁家的放牛娃突然在山上喊，快来看呀，冯天赐要去看天边了……人们闻声赶到“天梯”脚下，只见我爸背着我奶奶给他炒的包谷豆，沿着天梯一级一级地爬上山去，最后消失在与天相接的白云堆里。

我爸一去杳无音讯。我爷我奶天天望着天梯数日子，盼着他们的儿子从天梯上下来。六年后春天的一天，我爷我奶终于看见天盆山顶的白云堆里走出个人来，不，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我爷我奶顿时喜出望外，这不是他们放天炮生的儿子衣锦还乡了吗，对，一定是，看，他还带着两个跟班儿呢。我爷我奶直向天梯脚下迎去，那里早已围了好些人，我爸儿时的伙伴成子——大名于志成、牛儿——大名李黑牛也在其中。他们正仰脸望着他们的天赐哥从白云堆里走下来呢。天梯上三个人影由小变大，我爷我奶这才看清，原来是两男一女，两个男的一前一后，那女的走在中间。走在前面的那个男的个子特别高大，我爷我奶一眼就认出那是他们的儿子。走在中间的那个女的，不用说就是他们的儿媳妇了，走在最后面的，肯定是儿子媳妇的跟班了。我爷我奶就这么想着，泪水早已模糊了他们的双眼。当那个大个子双脚刚一落地，我爷我奶就叫着，我的天赐儿呀，你可回来了……我奶还一下扑上去抱住他大哭起来。大个子愣住了，连忙扶住我奶说，老乡，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土改工作队，是专门来给穷苦人撑腰的，你二老有什么苦水尽管倒，我们一定为你们作主。这时，大个子身边的姑娘上前说，这是我们工作队的王队长。我爷我奶连忙抹了一把泪水，看见来人真的全是生面孔，错了，认错人了，一时只觉血往头上涌，又伤心，又难为情。我爷我奶在乡亲们的一片讪笑声中回了家。从此，我爷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就去世了，留下我奶孤苦伶仃，整日以泪洗面，后来把双眼哭坏了，成了两个流泪不止的红眼眶。

这时的天盆堡还没有货币交换，一切还沿袭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办法——以物易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从土地关系上看，天盆堡人传承着老祖宗“插占为业”的土地，既无买卖，又无雇工剥削，也就没有地主，不存在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一说。于是，土改工作队只办了两件事，一是为每户丈量了土地，发放了土地证，二是召开了全堡群众大会，用“点豆”式选举法选于志成当了农会主席，李黑牛当了民兵队长，



私塾先生的女儿刘秀花当了妇女主任并将他们三人发展成共产党员。哦，对了，土改工作队还办了第三件事，应该说是王队长办了这第三件事。王队长是个文化人，此时他面对堡里满山遍野灿若云霞的桃花，无比兴奋地说，还要到哪里去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呀，于是，大笔一挥，将天盆堡改成了桃园村。土改工作队走了，还是从天梯上走的，临走时还带走了于志成，说是去四川省府成都开全省农会主席代表大会。一个月后，于志成从天梯回到了天盆堡，哦，桃园村，可他双脚打满的血泡溃烂发炎，连双腿都肿了，还是村民用草药敷了一个多月，他才下了床。

我爸去找“天边”，十年无消息。村里人差不多早已忘记了这个放天炮生的冯天赐，只有一些年长的人看见我奶颤颤巍巍地行走在村里时，会摇头叹息一声，都怪生了个不守本分的孽障儿子呀，算是对我奶的同情。

这年盛夏的一个下午，斜阳驱散了北天盆山顶的云雾，天空分外晴朗。遇上这样的好天气，村民们会说，天盆山的仙女可能会显灵的。果然，这时不知谁喊了声，看呀，天盆山上仙女现身了……地里干活的人们纷纷抬头望去，只见一颗红点在山顶上飘忽，像是在飞。我们天盆堡确实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说那北天盆山上住着个被贬下凡间的仙女，她原本是为王母娘娘看守蟠桃园的，不想那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才成熟的蟠桃竟被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给偷吃了。玉皇大帝龙颜大怒，却又拿那孙猴子没有办法，只好把气撒在看守桃园的仙女身上，将其贬到天盆山来看守天盆，还罚她带来种子，在堡里遍植桃树。的确，我们天盆堡的仙红桃又大又甜汁又多，世间罕见，此物只应天上来吗，我不知道。

出现在天盆山上的小红点，渐落渐近，人们这才看清，不是什么仙女，而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走在前面，身材高大，穿一身黄军装，背个黄色的大铺盖卷儿，很像当年那个土改工作队的王队长。那女的呢，一身红衣红裙，风吹裙裾，露出两条修长的白腿，美得可不就像传说中的仙女。等两人一前一后双脚落地转过身来，人们看见的是两张生面孔，男的不是王队长，女的不是工作队的那个女干部。男的长得高大魁梧，黑红脸膛，浓眉深眼，少了王队长的书生意气，多了几分威武英俊之貌。那女的比当年工作队的女干部白，隆起的胸脯上，垂着两条黑长辫，身材也很秀美，总之，比那女干部漂亮多了。

农会主席于志成以为是又来了脱产干部，连忙挤出人堆，上前作自我



介绍，我是桃园村的农会主席……只听那个大个子男人突然哈哈大笑，粗声大嗓地喊道，你不是成子吗，咋连我都不认识了呢。于志成看着他直摇头。他一阵爽朗大笑后说，我是十年前从天梯上出走的冯天赐呀，不认得我了，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于志成大吃一惊，随即高兴地叫出了我爸的外号，是乐和哥呀，你是完全长变了，变得我一点都认不出来了，不是说你被老虎吃了吗，你咋还活着呢。我爸笑道，老虎确实是想吃我的，看我个子这么大，怕吃不完可惜了，就没舍得吃，要是遇到你嘛，不大不小，刚够饱餐一顿，一定不会客气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这时，我爸转脸看着红衣女子，对儿时的伙伴，也是对大家说，薛美莲，我媳妇，会看病，以后乡亲们谁有个头痛脑热的，尽管来找她，包你药到病除。经我爸这么一介绍，大家才注意到，我妈肩上还挎了个有红十字的箱箱，村里的郎中不也挎个布包包吗，只是上面没有红十字。

我奶奶也让人扶着来了，因为眼不好，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她边走边喊，天赐儿在哪里，你真的活着回来了，不是梦在哄我吧。我爸看见十年不见的母亲已变得如此老迈，男子汉的泪水夺眶而出，一把抱住我奶泣不成声。我妈上前叫我奶妈妈，我奶一听是个女的在叫她妈，更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了。我妈握住我奶的一只又脏又粗糙的手往自己脸上摸，连声说着，妈，你老摸摸，是真的，是真的吧……

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我爸背着一袋炒包谷豆当干粮，从天梯爬出天盆山去找“天边”，从春天走到夏天，又走过秋冬，不知翻了多少座山，也没找到“天边”。干粮吃完了，一路只得靠讨要和摘野果度日。一个雪后初晴的早上，又饿又病的他，终于昏倒在一条进村的路上。当他醒来时，看见身边围着一群穿黄棉袄的人，一个红脸膛的人正给他喂水呢。他们胸前都缀着一块同样大小的布牌牌，上面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这些字我爸认得。就这样，我爸参了军。从此后我爸再没去找天边了，因为他从指导员——给他喂水的红脸膛军人那里，懂得了地球是圆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边的道理，山外原来是大海。

我爸参加的是工兵部队，专门冒着敌人的炮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抢修被敌人破坏了的公路，如果部队遇上雷区，工兵还要负责排雷。全国解放后，无仗可打了，许多军人都面临着复员回乡的现实，我爸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复员回乡，我爸可没意见，他巴不得早一天变成现实。几年的革命



战争，我爸练就了一身修路的本领，是全连的技术骨干呢。我爸有了这一身的本事，心里也就揣着个抱负，那就是等打完仗，回乡领着天盆堡的乡亲们修一条出山的路，让乡亲们也能走出大山，看看山外的世界到底么哩样，活得个明明白白，再也不要把“天边”有“五根大石柱顶着”的故事拿来自欺欺人了。不过，我爸的愿望那次并没能实现，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了。我爸所在的工兵部队改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我爸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的战歌，和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投身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了。

我爸是在朝鲜战场上认识我妈的，他俩上演了一出“美女救英雄”的好戏”。那是无名山谷中的一座公路桥被敌机炸断，为阻止我工兵部队修复这座桥梁，美帝的飞机轮番进行轰炸，妄图截断我军的运输线。据说，前方正在进行着一场生死决战，它是关系到美军代表能否在板门店的停战协定上老老实实签字的关键一仗。也就是说，这一仗我方打赢了，那美国佬就只能乖乖地在停战协定上画上他们的“豆芽菜”（我爸和他的战友们对英文的戏称）。这一仗要是我们打不赢，那美国佬就会认为还有翻本的希望，会更加疯狂地向我军阵地反扑。此时，我前方部队已快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了，弹药物资再运不上去，志愿军战士就要饿着肚子和敌人拼刺刀了。敌人才不会那么傻呢，他们有的是飞机大炮，有的是火焰喷射器……一句话，如果无名山谷的大桥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架通，我军将必败无疑。于是，志愿军最高司令部命令我爸他们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架设好一座军用便桥。我爸所在的工兵部队组织了敢死队，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抢架军用便桥。一支敢死队冲上去，牺牲了，第二支敢死队冲上去，牺牲了，第三支敢死队冲上去也牺牲了……我爸所在的部队，从连长到指导员，从排长到班长，全倒下了，战士们都倒在了小河里，我爸自然也在其中。天黑了，还差最后一根杆件没有装好，军用便桥无法通车。正在我军前线指挥部首长焦急万分之时，无名山谷中腾空升起了三发绿色信号弹，报告了军用便桥架设成功的消息。前沿运输指挥部立即命令隐蔽在树林里的一百多辆弹药物资车冒着黑夜，徐徐通过便桥，到达前沿阵地。当第二天敌机再次飞来，把军用便桥抛上天空时，我军已经有了充足的给养和弹药，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是谁最后架通了军用便桥，是我爸冯天赐。

黄昏时分，我爸带着他的一班战士，冒着横飞的弹片，正抢装军用便桥最后一根杆件时，一枚炸弹在他们身边开了花，剩下的两颗螺栓还紧紧地

攥在我爸的手心里。这时，我爸只觉得被谁猛推了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夜晚来临，刺骨的寒风吹来，我爸竟然醒了过来。我爸左腿被炸断了，身上还钻进了七块弹片，好在双手还能动，头脑里还记得那两颗没拧上去的螺栓就在手心里，他拼尽全身的一点力气，把它们拧上了。他摸摸腰上，信号枪还在，于是吃力地装上了信号弹，叭叭叭，三颗信号弹就升上了漆黑的夜空。我爸也再次昏过去了。

志愿军前线指挥部命令工兵团，无论如何也要找到那个最后完成架桥任务的英雄。正在工兵团首长考虑派谁去寻找英雄时，我妈出现了。她当时是团部的卫生员。领导同意了我妈的请战，还派了三名战士保护她，途中又遇敌机轰炸，三名战士用生命保护了我妈。我妈肩负重任，决心更加坚定，最后在小河边找到了我爸。我爸躺在小河边，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算是个死人了，幸亏河边水不深，我爸躺在水里，勉强露出两个鼻孔，像一条把头露出水面换气的鱼。其实这时我爸脑子里还有些意识，他想着决不能死，还要活着回天盆堡去修出山的马路呢。我爸在水里躺了一天一夜，已经快坚持不住了，这时我妈找到了他，我妈用她弱小的身躯，跪着爬着，把我爸背进了河边的小树丛里，又为他消毒、止血、包扎，挽救了我爸的生命。

我爸被送进了野战医院，又昏睡了好几天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我爸成了大英雄，他的英雄事迹据说连志愿军最高司令部彭德怀司令员都知道了。首长指示，要尽可能地满足我爸的要求。我爸醒来后的第一个要求是，要见见救他的人。工兵团首长就把我妈从团里叫到野战医院同我爸见面。我爸看见我妈的第一眼，简直不敢相信人间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他的伤痛好像也一下子轻了不少。当院长告诉我爸，首长有指示，他可以提任何要求，只要办得到组织上会考虑时，我爸几乎想都没想，就毫不含糊地说，我要薛姑娘。就这样，我妈就再没回到工兵团，一直陪在我爸病床前。我爸的伤势太重，需要转回祖国继续治疗。我爸又要我妈陪他回国，上级居然也同意了。我爸回到祖国住了两年医院，伤治好了，随后又转到了一所荣誉军人疗养院。我妈呢，成了我爸离不开的保健医生，也就一起到了荣军疗养院。那时是个崇尚英雄的年代，许多女青年都以能找个英雄做终身伴侣，作为她们最崇高的向往。我妈出身在一个大资本家家庭，经过革命战争的锤炼，思想感情上有了重大的变化。我妈悉心护理我爸的伤痛，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照顾，日久生情，加上我爸高大魁梧，仪表堂堂，英气勃勃，进一步打动了我妈的



芳心，因此，我爸对我妈的爱也就不是单相思了。两年后，也就是我爸正式申请复员回天盆堡之前，我爸我妈结婚了。我妈真了不起，她跟着我爸回了农村，还是偏僻得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天盆堡……

我爸回到天盆堡（现在该叫它桃园村了），一连数天提着一碗高粱米和一架罗盘满村跑，一会是这个山头，一会又是那片沟地，不时还停下来架起罗盘，将一根麻线垂直拉在面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看一阵，又在一个本子上记着些什么。乡亲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我爸在选屋基地，要修新房了，也有人说我爷爷的坟埋得不好，我爸在选风水，为我爷爷迁坟……无论人们说什么，我爸听了都一笑置之，不作任何解释。接着我爸拿着两盒火柴去朱家纸作坊换了一卷毛边纸，然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三夜，到第四天，他拿着那纸卷去了农会主席于志成的家。我爸坐定后便向于志成提出，他要带着乡亲们修出山的马路。于主席听了我爸的话并不吃惊，只是轻轻地摇着头。我爸要修出山的大马路，于志成已听我爸提起过，没想到这么快他就要兑现了。看着我爸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于志成想了想说，天赐哥，我不是不想修路，我也算是桃园村见过世面的人了，坐过汽车，逛过省城的大马路，也坐过火车，晓得坐汽车比走路安逸，可是你看嘛……于主席一指大门外，远处山上正是我爸搭的天梯，接着说，我们天盆堡，四面围着铁桶一样的天盆山，连猴子都爬不上去，老鹰也只能在半山腰打转转，你的马路咋个修得出去哟。我爸从大门看出去，这时真的有两只老鹰在北天盆山半腰间盘旋。于主席停了一会又说，要修铁路还差不多，火车可以钻洞子。我爸说，我的马路也可以打洞钻出去，你信不信。于主席说，我不信。这时，我爸展开公路施工路线图。我爸指着图上的线条，对于主席说，我就打算这样让马路钻出天盆山去……

于志成读过两年私塾，是村里少有的几个文化人之一，但他看不懂我爸画的施工图。于是，我爸指着图上的线条耐心地讲解着，说马路从村中的赵家坝出发，怎么弯，怎么拐，怎么爬到南天盆山的地缝处，再打个明洞钻出山去。经我爸这么一解释，于主席心动了，觉得真有可能办到。可是，他紧接着又摇了摇头。我爸忙问他怎么了。他说，天盆堡周围几百里全是大山，我们这段路就是修成了，那汽车也进不来呀。我爸宽慰地说，这你就放心吧，复员回乡时，汽车一直把我和小薛拉到了南天盆山外，下车后只走了半天就回到村里了。我们的马路只要从南天盆山钻出去，就可以同那边山下